

74
6396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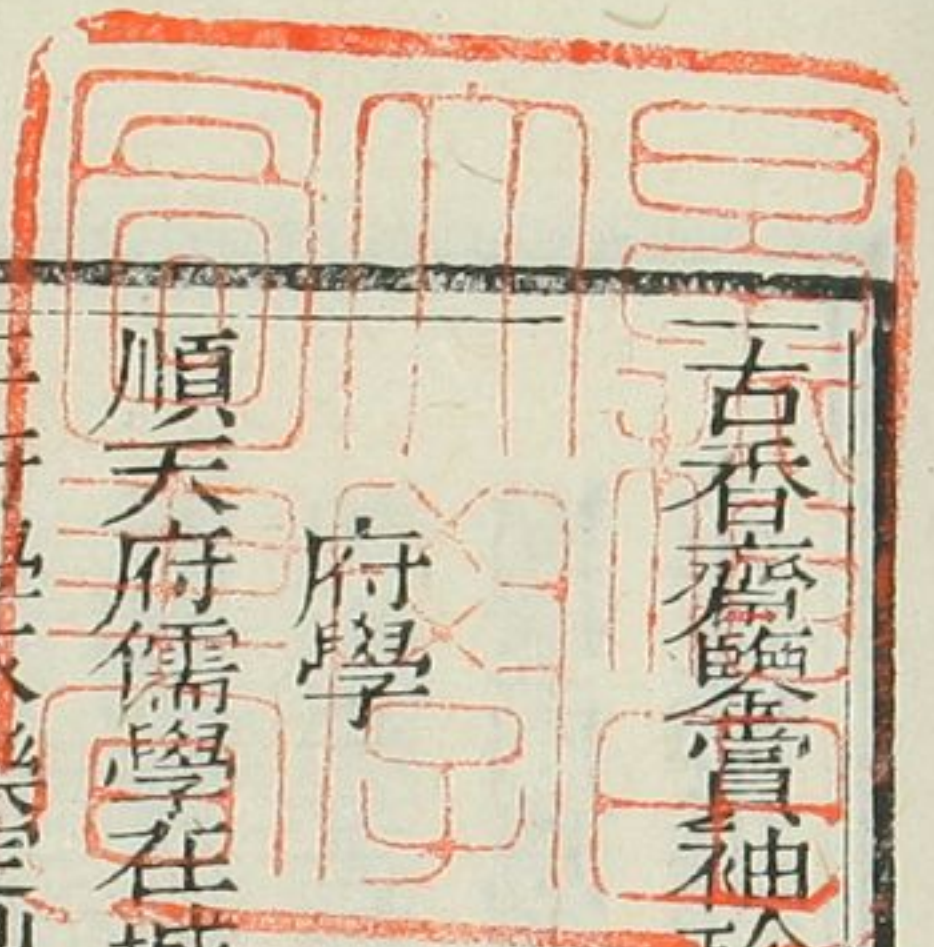
門 74
號 6396
卷 21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五

北平孫承澤著

府學

順天府儒學在城東北國學之南洪武中以元國學為北
平府學永樂定鼎仍為國學改報恩寺為順天府學初有
僧遊湘潭募造報恩寺尚未安像明師下燕戒士卒母得
入孔聖廟僧倉皇借宣聖木主置殿中後不敢去遂以為
學其地元之柴市也文文山授命焉東有祠西有館曰教
忠再西有坊曰育賢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11.7
購 來

諭旨

明太祖初年詔曰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視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為君子教化廢中才不免于小人近北方散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興材又輟翰林院脩撰檢討為郡學官已復令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又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必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著聞州里之人以充從隣里保結命有司驗實蓋重薦舉而先德行儼

然成周造士之法也

提督學校官勅諭 原勅萬曆初改

一學者讀書貴乎知而能行先將聖賢經書熟讀背誦牢記不忘又從師友講解明白俾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不許徒務口耳之學將來朝廷庶得真才任用
一為學功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鹵莽間斷其餘脩己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須要體認精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任方能顧惜名節事業可觀

一習學舉業亦窮理之事果能精通四書本經便會行文有等生徒不肯實下工夫惟誦舊文意圖僥倖出身今宜痛革此弊其所作四書經義策論等文務要典實平順說理詳明不許浮誇怪誕至于習字亦須端楷庶不乖教養之意

一學效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禮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疎淺及怠于訓誨者姑戒勵之令其進學改過若再考無進不改送吏部別用其貪淫

不肖實迹彰聞者不必考其文學卽送按察司直隸送巡按御史問理吏部別選有學者補其缺

一師生每日坐齋讀書及日逐會饌有司簽與齋夫膳天府學膳夫四名齋夫八名州學膳夫三名齋夫六名縣學膳夫二名齋夫四名不許違悞缺役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爲民未及六年者量加決罰
勉勵進學

一生員之家並依洪武間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
丁差役有司務要遵行不許故違
一凡巡視學校水路乘驛舟陸路乘馬仍于本司帶
書吏一名隨行陸路與官驢俱支廩給
一府州縣提調官員宜嚴束生徒不許出外遊蕩爲
非凡學內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卽辦料量工脩理若
恃有提督憲職將學校中一切合行之事推故不行
用心整理量加決罰懲戒
一所過之處遇有軍民利病及不材官吏貪酷害人

事干奏請者從實奏聞

一本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如有軍民人等訴告冤
枉等事許受詞狀輕則發下所在有司問理重則送
按察司直隸送巡按御史提問
一科舉本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今南北所取舉人名
數已有定制近年奔競之徒利他處學者寡少往往
赴彼投充增廣生員詐冒鄉貫隱蔽過惡一概應試
所在教官僥倖以爲己功其弊滋甚今後不許違者
聽本職及提調科舉官監試官拿問

一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許侵越提督官
職事若以公務至府州縣亦當勉勵師生勤力學業
不許推故不理若提督官行止不端許巡按監察御
史指實奏聞

一所轄境內遇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
弟悉令其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其中
有能習舉業者亦聽科舉

一各處歲貢生員照例將食糧年深者嚴加考試不
必會官如果年深不堪充貢就便照例黜罷却以次

者考充務要通曉文理方許起送赴部

一廩膳增廣生員已有定額廩膳有缺于增廣內考
選學問優等者幫補增廣有缺於本處官員軍民之
家選擇資質聰敏人物俊秀子弟補充不許聽信有
司及學官徇私作弊若有額外之數須嚴加考選通
曉文義者存留待缺不許將不堪者一槩存留躲避
差徭

一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凡提督
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

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擇取勤効仍免爲師
之人差徭

一師生於學校一切事務並要遵依洪武間卧碑行
不許故違

崇禎六年癸酉二月初三日諭祖制設科取士專
爲致治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貢舉失當人才鮮少理
道不張由督學教諭訓導各官董率乖方培養無術
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
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源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

如生平果係孝弟廉讓自然做官時不貪不欺盡忠
竭節何必專工文藝據會典及提學勅書內敦尚行
誼以勵頹俗不專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近通不遵行
至小學諸書乃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蒙育德敷教
儲才近來全不講論興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迨
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爲志竟不知立身脩行忠
君愛國之大道如此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
趨卑下朕惟祖宗朝求才用賢原不盡拘科目至考
試文義正欲因言徵人亦非專尚浮詞務華遺實今

欲祇遵祖宗制起倣還醮童生必先入學遇試先查德行自儒童以及鄉會須有實跡方許入場異日敗行考官挨論又教官爲士子師長化導最親舊制甚重近皆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風不正之源今設法興起著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明確具奏至海內之大豈無潛脩碩德純孝鴻才清志剛方寔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至於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應令先歷推知并著酌議來行

江陵項氏曰學制之可見于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旣然矣有虞氏始卽學以藏棗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覆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卽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

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今古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南校于是四代之學達于天下

正統中禮部請兩直隸勅御史十三省按察司勅添設副使或僉事提督學校成化中勅提學各分督所屬官簿錄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瞻治事上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卽經

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欲務士于本實而例廩生考黜者俱追廩爲民父兄咸憚惜不務子弟于學提學御史閻禹錫請停追廩學乃興當是時陳恭愍公選督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禮則先禋冠婚喪祭及射儀于學宮今歲時肄業訓生徒一主于躬行以變革浮習所巡行不居公府居宿于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而見諸生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啞唔之聲錚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

勸之郡士競奮前後三年章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
語折箠之威卽輿皂不施也其教人必本諸文公小
學書以達於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
翕然孳化異信如神明旣去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
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爲國朝督學使者之冠
明初重督學之選其盛時未論迨正德末御史蕭鳴
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副
使李夢陽伸士節振萎習士誦義不休其後督學官
稍輕柄其任者非必有卓行實學厭士心如異時高

者虛談沽譽劣者安祿養交下者至開倖門聽請託
不息又巡歷或二三歲乃一至至不過浹旬月獨品
所爲校試一日文而止不復關行能考察他道藝卽
甄考德行亦獨案郡縣學官所報三等簿獎汰之不
復有案質甚乃憚巡行勞苦獨高坐引日月至大比
獨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之故士習利而人騫於奔
趨

明初重學官之選往往取嘗儒宿學以充後科目法
行取舉人登副榜者選授凡國家推選坊局纂脩典

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考者類得授翰林院科道部曹官于陟陞無等故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爲美談後久刻弊師儒之職益輕副榜舉人不屑就而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倦于鼓舞而學術紕謬無能爲諸生先奔走有司結富豪以苟得而于月考課及上下三等簿率以貲不復問行能蓋冗蠹甚矣

禮部尚書沈鯉疏竊惟教職之親士與有司之親民一也今天下有牧民之官而無教士之官蓋所謂教

授學正等職者徒取備員實於弟子無分毫授受之益雖亦三年大比每歲貢士未嘗乏人而求其成德達材以著作人之效者則杳乎其未之間也夫人材風俗出自學校爲治忽理亂所係可任其廢壞不脩至此乎臣等職專風化責有攸歸竊欲稍爲振拔使知自奮無所容其督責之法惟慎其選除優其遷轉以示鼓舞作興之意使由科目出身者不薄此而不爲貢途出身者不畫地以自限庶幾師道立而學政之脩舉有日矣請自萬曆十七年爲始新科進士有

願就教職者免其自行陳乞止具呈辦事衙門移文吏部代與題准卽與除府學教授教授三年查果稱職原係二甲者陞各部主事係三甲陞推官知縣俟其歷俸三年將前教職舊俸准折有司年半與初選推官知縣歷俸四年半者一體推陞行取其三甲進士有願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于就選之日具呈案候待其六年徑陞各部主事三年者陞國子監博士等官如有雅意作人如塾師之于子弟日課月程多所造就及能贊助有司脩明教化有移風易

俗之效遇該內轉與相應部分遇該行取則通論功績所以優進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其守選未及者得免于淹滯之苦而政體未諳者可習見有司之事或遇該鄉試之年則聘取同考不患乏人斯其所以優之者又不在遷轉之間而已矣會試副榜舉人及下第乞恩就教者本爲貧而仕者居多乃當臨選之期有持兩端不決者何也蓋年長而願就教職者本利于推陞之速年青而有志進取者又惟恐推陞之速此其情之不同有若是相反者不可不從其兩便

也請自今以後凡舉人就教者俱經會試一次方與
推陞有司如就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願久任教職
以終作人之效者許具呈案候准其再一會試方與
推陞惟已經三次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若有造
就人才脩明教化如前項所稱功績者三年以上陞
司務博士知州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者陞各部主事
大理寺評事府同知所以優舉人教職者似應如此
夫進士舉人就教者多則教授學正可悉得科目出
身者而用之縣學教諭雖不盡然亦宜選訓導之有

賢敷著以充其任蓋掌教得人則一方學政有爲之
綱維者故尤宜慎選矣貢生教職視科目出身者常
多數倍乃近年以來則一任分教再任掌教概從劣
轉彼既無可欲之勢以誘其前而又有患失之心以
隨其後未有不甘心自棄者故學政之壞由貢途居
多而鼓舞作興亦宜于此輩加意也合無貢士教官
查有稱職者除春秋兩季照常序轉學職外其雙月
大選遇該推陞之時亦查其年力精壯者語特優者
與一體推陞有司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而著有前項

功績者陞知州助教其各該撫按薦舉致職者亦特許寬其人數仍于薦本中以其資格分為三段示不相掩如云某以上係進士出身某以上係舉人出身某以上係貢士出身斯不得偏右科目致在公論以消沮貢士之氣所以優貢士致職者似應如此夫待之優則人知自奮而師道可立學政不患其不脩矣至于有司改教近年事例猶有可議者蓋凡撫按官論劾有司而欲存一線之路者必曰操守猶未大壞學問尚為可師夫曰守未大壞非果不壞特惜其履

任之淺也曰學為可師非真有學特借此以為之名也審如是則教士以貪而已矣何重民而輕士如此也合無自今以後論材力則姑准改教犯操守則降調閑散不許概與教職以溷學宮亦補偏拯弊一事也伏乞勅下吏部覆議上請俯賜施行臣等幸甚桂文襄尊疏臣聞先王之教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統之于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教不出于畝畝而行不出于彛倫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為

士者必足賴此之謂也漢書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莫切于出作入息之期後世岐教養之政而一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各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簞笠而子弟衣輕裘見達官貴人竦然敬起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赧然媿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寔曾塗之人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

下也乞勅諭提督學校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人學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每于考校後咨訪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田者量賞給以風之設稽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條報其善行旌異之其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許入序歲貢舉不以應科而命府州縣教官集諸生爲會五日一會先將所欲講求經傳手錄之錄畢即將本文諧協音聲圈點句讀會通章大旨尋繹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錄冊端商之所

作字務莊楷次將身所處倫理間事未盡分若所遭
不如意者務盡心商處如此將不出畎畝之中鄉庠
之內而駭然有復古之漸矣且夫人者天地之心
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爲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
相似失久不復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心何以存曰敬
敬何以入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敢不敬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畏也惟
畏而後能敬敬而後心存朋友之交切嚴如此至舉
業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固不待督責而自勸者

矣然其業之也粗解章句輒決裂經傳擬題構文競
爲浮華放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是則雖名士人其
設心與龍斷之徒何異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
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也哉必申令學官務戒諸生
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
法取聖賢經書誦讀而近思之體認深至程子曰如
讀論孟將門人問處便作已問將聖賢答處便作今
日耳聞又云未讀時已曉文義大畧既讀後自家見
得又別但覺意味深長今生徒知此味者或鮮矣近

議者又以爲讀書無益傳註爲贅正緣其始未知讀書之法未深于讀書之味後有所得懲之大過而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談滅禮教龔瞽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而後已非所聞也乃小學之教本古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春民畢出在野冬畢入于邑餘子畢入序室學六甲五算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脈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脈今之教

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而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時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所撰禮圖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立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卽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壁畫令其通曉

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為句讀堂內榜管事弟子
 職亦列數圖示之曰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
 讀令其粗熟仍為講說大義約之入身又次為書算
 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白一
 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為聽樂堂內置鼓鼗
 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
 詩歌或教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
 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日晡矣自聽樂堂復之
 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畧復舊業于門左右塾

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亦得養其
 德性血脈養其耳目心志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於
 以養端正之本而復古興理幸甚

元大興府學孔子廟碑馬祖常文曰昔我太祖皇帝
 受命造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
 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帝首詔國
 子通華言乃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城新創
 于兵學官攝于老氏之徒迨世祖皇帝教命下始正
 儒師復學官朝事孔子歸墟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

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城今都立國子學位于國
左又因故廟爲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
之墻屋弊壞將壓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
大尹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爲寮案
倡然後大家富人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
食以庀徒者有焉施于廟咸樂相成延兩廡五十有
二楹締構塗飾工良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
靈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員百人
受學于師復其身不勞以事于是天下首善之教興

焉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爲都邑故嘗用天子
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太宗皇
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喻父師以夏
楚懲子弟饑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
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於百王之上矣世祖皇
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故當時
勳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豆之爲懿
顛蒙昏庸之爲恥也而三代國學黨序庠遂家塾之
等秩然羅列于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士踵武而出

暨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
禮部者京師屢倍于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採百年之
禮樂文物推而致之與燕首虞夏爲武衛之服召公
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祿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有
稱于世韓嬰以詩易爲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
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摠衣在廟將見魯鄒
之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
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之道無有二也
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于所習以相詆訾由上

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
皆本于道德仁義之實著于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
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龐雜不經則上有刑也
是故風淳而氣固由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
士逢文明之會肄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
師者有廟有位入有食以處出有貴于衆所以報稱
列聖教化之德而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而起矣
提舉學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言正張禎祿司視以
狀請曰廟之事成前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

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警巡監院元都瞞使李
權且能考工于下也余既爲言正充郟沂鄒四公配
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爲銘詩不辭詩曰皇元有赫奄
受大國于月之喟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不來極予
誕敷文德新都有嵯辟雍我瓊弁之瑳濟爾象犧
鉤爾弦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度咸
若海輸維柁河浮厥栢是尋是斷虞庠嶽嶽式光我
上國元聖儀儀元統龍衣衎我先師既右享之采芹
于池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克

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臚仕以媚于天子有鏗華鐘
路鼓逢逢言燕于公有翼有頤多士既同天府是庸
維曹侯之功曹侯閭閭迺承迺宣御劇迺專虞庠連
連王氏安妥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武學附

洪武初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建武成王廟上
曰立武學是分文武爲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前之
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如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
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成文德豈比于後世武

學止講韜畧不事經書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拘于一菟
偏長哉今建武學又立武成王廟是近世之陋規也太公
宜從祀帝王廟其武學武成王廟罷之

軍衛舊無學與府州縣同城者軍官子弟皆附其學
獨治一城者皆立衛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何
之請也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學之
有歲貢始于成化三年從李文達賢之請也
京衛武學始于正統六年除教授一員訓導六員教
習勲衛子弟以兵部司官提調之每三年一開科如

文士鄉試制然勲衛率多純務學雖立而卒無干城
出其中者然後知太祖之睿謨遠也

宋時武學與太學宗學共稱三學其時中武科者授
簿尉之職初調即可補州縣與文科不甚遠文武之
途不合而天下欲治不可得也

天順八年于武舉分爲二等上者加署職二級次者
加署職一級旗舍餘丁上者授所鎮撫次者授官帶
總旗民生上者授各衛試經歷次者授各衛知事後
絕無授經歷知事者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五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五

番禺林國廣初校
南海孔昭燦再校
南海孔昭鑿三校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六

首善書院

北平孫承澤著

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東城牆下鄒馮兩先生講學之所也京師首善之地元宮梵宇鴟吻相望而獨無學者敬業樂羣之所往年羅念菴先生徐華亭相國同志講學率借僧舍誠大缺事也天啓二年鄒南臯馮少墟兩先生倡道於兵火震撼人心披靡之時有功於世道殊鉅御史臺諸公構書院一時於宣武門內東牆下兩先生朝退公餘不

古香齋春明夢餘錄

卷五十六

一

通賓客不赴宴會輒入書院講學紳衿有志於學者環而靜聽或問出問難無不暢其懷來一時轉相傳說咸知顧名義重廉恥士風爲之稍變未幾逆璫用事郭允厚朱童蒙輩相繼疏論以講學爲門戶未幾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附璫者嗾璫謂此皆門戶中人也黨禍大作善類一空而御史倪文煥遂奏請毀書院棄先師木主於路左壁有記爲葉公向高文董公其昌書並碎焉書院既毀逆祠乃建及逆祠毀而書院不復建蓋以秉政大臣猶襲門戶穢唾以錮天下向學者遂使褻天誣民之邪鬼久據仁義道

德之壇坫吁可哀矣昔人有見披髮而祭者歎以爲無禮深厘世道之憂則當日失禮之大孰有踰於首善書院一事者乎因輯其略俾後之有志興復者有所考云

葉文忠向高首善書院記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創爲南臯鄒先生小墟馮先生講學所也額曰首善者以在京師爲首善地也二先生語余子爲記余曰記講學者必其素嘗學問之人高不知學何以爲辭二先生固強之余乃言曰古之所爲教學則庠序學校盡之矣當其時里黨之所肄習師儒之所修明

舍三德六行五倫之外無他物也自鄒魯興斷斷於
洙泗鳧繹之區始言心性言道德仁義而其指歸
不出於孝弟時庠序學校廢而賢人君子之有志於
學者始欲得聖賢爲之依歸以共維世教於不墜其
上下之相爲補救如此漢唐以來以雜途詞章取士
置德行倫常於不講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乃復續
鄒魯之微言轉相授受鹿洞鵝湖始有書院以聚徒
講學亦杏壇之遺意也明興設科羅才雖取詞章而
學宮功令載在臥碑者一本於德行至以明倫額其

堂其大指與三代同而未流之弊遂功利而逃本真
乃反甚於漢唐賢士大夫欲起而維之不得不復修
濂洛關閩之餘業使人知所向往於是通都大邑所
在皆有書院而京師獨缺欲講學者率寄跡於琳宮
梵宇黃冠緇流之所居而無一敬業樂羣之地蓋二
百餘年於茲矣夫大學之道明德親民歸於止至善
其釋止至善首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其重邦畿如
此而要其所止又不外於君臣父子之倫蓋聖人之
教人明白顯易不爲奧說渺論又如此夫惟君臣父

子之倫明而後朝廷尊朝廷尊而後成其為邦畿可
為民止故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會極會此歸極歸
此此之謂首善非他之通邑大都所得而比也二先
生之惓惓於此舉意念深矣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叅
默証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用其境地所詣似
若并禪機元旨而包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
踐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超又若
舉柱下竺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準繩倫常
物理尺尺寸寸不少踰越與世之高談性命忽略躬

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不
同故凡謁鄒先生者盎然如太和元氣之薰蒸疑遊
華胥之庭其見馮先生則屹然泰山喬嶽生仰止之
心今合二先生振鐸於邦畿又適值聖天子道化覃
敷統接堯舜一時名流濟濟如龍源鍾先生輩相與
于喁倡和共明君臣父子之倫闡皇極以示會歸使
凡有志於大學者毋以至善為荒唐而唐虞三代之
治可復還於今日則其所補於世道豈淺鮮哉往徐
文貞在政地好講學朝紳借以為市江陵矯之至盡

毀天下之書院使世以學爲諱余愧不能爲文貞奉
二先生於臯比而幸與之同朝時聆其謦欬又讀其
論學之書目覩書院之建未嘗不忻忻然有執鞭之
願世得無執江陵之見以誚余乎余亦甘之矣書院
在大時雍坊十四舖貿易自民間爲費一百八十兩
皆五廳十三道所輸經紀其事者司務呂君克孝御
史周君宗建以天啓二年月日開講是爲記
鄒忠介元標謹陳其學之原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
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

臣工咸慶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
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瞻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
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重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
學之壇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
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
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
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
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
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

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
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
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清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
自下總是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
成材可達盡是皇上帝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
少琳宮會館觸目如林梵唄新聲沸耳如雷豈獨礙
此嚶嚶則古昔談先聖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
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常遯思千古自吾天子振鐸東

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
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
臣等方欲爲孔孟求心法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
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
孝廉從諸長者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旣謝計偕獨處
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箒者六年淨沉南北
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頗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墮
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卽東魯則孟秋朱鴻
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

國集諸部臣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商度今未
嘗以是損徐階相業神宗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每
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
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
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一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
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
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
別無意趣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益不知不聞道卽

位極人臣勦旂常了不得本分事是虛生死是
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
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臣又有
言焉前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
貴自岐意見一倡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
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籬籬垣牆之界聞童蒙
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
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

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馮恭定從吾書院當建臣罪當斥疏頃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

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為厲禁今為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為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之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皇上一日開講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
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創建書院於此豈爲名豈爲利
豈爲官爵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業
原爲兩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爲天子之都爲首善
之地反無書院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
况今內外交訌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
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
以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
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年

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真爲可駭無怪乎童蒙之
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
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
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皇上察
臣無他能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一番議論臣卽
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葉文忠向高陳愚衷以質公論疏頃科臣朱童蒙以
講學論鄒元標馮從晉二臣已奉旨慰留此猶論其
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詆訾

之臣竊以爲過矣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於明歲之考察恐鄒元標有所左右其祖卽允厚疏中亦已自言之年來門戶鬩與互爲勝負近當事者劑量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每論及此未嘗不歎息於前事之過當而以今此計典必力矯其失一切歸於公平鄒元標議論亦是如此母奈人情多端過生猜疑必逐去鄒元標而後快也鄒元標在皇祖朝直聲振於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爲忠臣掩伏數十載海內共惜皇上拔之田間任以九列

足稱清朝盛舉臣素不識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籠罩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卽謂其居山已久於世局尤所未諳宅衷太虛於人言有所易入然於鄒元標之本色無所損允厚所列率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於張居正之卹典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褒貶何妨並存鄒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心奈何更以爲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殺之何其甚也鄒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爲瑞如渾金

璞玉自足爲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乘之能雕鏤之
技哉若遂去鄒元標則其他之講學氣節如鄒元標
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爲不平紛爭又將不了門
戶之禍必與國家相終始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
暇問封疆之事哉而臣亦烏可一日居此地也夫講
學之禁從來未有乃二科臣之疏屢奉內傳頻更票
擬至謂宋室禍敗由於講學誰爲此言以告皇上獨
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比及南宋
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僞學題目構陷朱熹諸賢

而宋祚遂終我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
本於宋儒成祖文皇帝復令儒臣採輯宋儒論學之
書爲性理大全頒學宮二百五十年道德一風俗
同一切裂防決綱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皆係於
此皇上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祖宗一代
之治法平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多嘑而少俞
乃二科臣獨有當於聖心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
學爲結黨則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若欲結黨
何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爲可議則臣又有忠告

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起官爲應天
巡撫尅覈操切人皆不堪卒被擠以去其後再起再
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爲是至於今日瑞之高名
如故而言者卒爲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
而求多者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
耶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囂易起
若不稍爲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又將有非非二臣
者紛紜排擊險怪一至於此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
矣銓臣張問達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卽繼之矣去察

與幾何時而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爲皇上了此事
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當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臣
爲執政而諸賢連翩去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
與王淮陳賈輩同被惡名是亦臣之所踧躅不安者
故敢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爲偏護則臣願與元
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明者也臣生平不知講學
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生鄒魯之鄉而禁孔孟之
學臣尤不敢統望聖明鑒察臣不勝悚息塵瀆之至
又請休致疏頃臣以朱童蒙郭允厚論鄒元標冒進

一言蓋臣自弱冠爲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爲真古之遺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爲給事中爲吏部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起元標罪臣卽臣亦自以爲生平第一歉事幸遇皇考皇上錄用遣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有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留而止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元標一至此也童蒙兩臣疏謂無遂元標之心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厚繼之郭興治

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併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爲名人品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爲賊三臣之意同而其說則已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矣從學官之改勅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爲非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於清議背成憲失人心正爲此事童蒙奈何引之臣爲書院記文固云世必有執江陵之見以誚余者何其言之偶中乎至以屢奉內傳數語爲臣之陰毒則不過臣據事直書同官諸臣共聞共見未嘗添捏一語

亦未敢過疑童蒙之有他也童蒙欲臣主張目前使禍機交息則如此一事臣已不能主張矣誰發禍機而望臣息之哉然童蒙實未嘗攻臣臣豈可爲童蒙求去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茫茫無以應而滇黔危困至極其承役來此求救者日時涕泣臣亦爲之淚下無餉無兵無策可救各處撫按及科道官又連章累牘請免加派終無可以免加派之策臣本老病之人爲之焦思苦念日夕眩暈每對同官言尸素如此何顏自立本意勉揆明春方敢求去今再三筭度

萬不當留留亦無益伏望聖慈哀憐允放仍勅下九卿科道悉心講求所以足餉足兵拯九邊救滇黔之策其他閒言閒語可以暫置童蒙輩亦各安其位勿過猜疑臣雖歸死林下有餘幸矣

高忠憲攀龍論學揭近者黃門朱五吉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啓門戶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卽不言及於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瀆奏以啓爭

端故謹具揭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年來職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自爲朋黨而不容於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同然也故以爲黨也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於正自爲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群猜乎

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林卽此而觀他可例推無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也方中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參之者吳巖所亮也旣入相之後首參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戕害國脉率由於此此果東林所爲

平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參論人乎昔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韓侂胄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菴爲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覲面而逃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卽事爲學非

以學廢事黃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况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謂也非督學膠鬲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無是群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

各懲其禍而勿爲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由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顧以學爲立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有明之初各官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至天啓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爲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

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爲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楊先生之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立爲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爲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忠賢曰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旣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璫益

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有憾於諸君子者壺連羅織以逢逆璫之惡銀鐺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毀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籍遣佚駸駸登用適大言不慚之邊臣僨轅敗事矢志者乘機構衅復倡黨說謂庇護邊臣者東林也於是蒲州高邑大名一時俱去朝廷之上另用一番人事日新議論日奇刑尚苛刻而以言寬大者爲東林餉主加派而以言減免者爲東林賊議欵撫而以言戰勦者爲東林至政本之地司馬之堂前後閔凶俱

衣緋辦事而以言終制言綱常者爲東林於時至清無徒閉門博古之黃宮詹且糾之爲老妖誣之爲立幟降謫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廷杖之烟戍不已承戍之及劉繼靈被斥出都破帽蒙頭舊部民京兆父老十餘爲之牽驢洒泣乃政本大老方侈以爲得計嗟嗟覆亡之禍豈盡關氣數哉余生長輦轂於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毀而冉冉老矣思興復之無期不能不於此憤惋留連三致意焉

按宋人浚儀王應麟曰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

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不見經傳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之者數百人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名家者甚盛則設書院昉是矣蓋未修庠序之教士病無所以學相與擇勝地立精舍爲群居講習之所若岳麓白鹿洞之類是也逮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彼時書院在南康者曰白鹿書院在湖廣者曰岳麓書院在歸德者曰應天書院在登封者曰嵩陽書院稱四大書院

書院之設莫盛於元而皆設山長以主之給廩餼以養之幾遍天下而在京師者有太極書院中書行省楊惟中請建書院德安人趙復賢士也皇子濶出征江南俘得之會姚樞奉命搜訪人才見復與語大悅之同北上遂以復居書院中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按元人吳萊淵穎集云趙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中軍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斲死會夜月出卽

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履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爲當代傳宗仁甫爲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常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元得若人以主國學可謂得

人矣

衍聖公府 附

衍聖公府在皇城西太僕寺街仁宗初諭四裔來貢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舍無以示崇尚之意乃賜府第其入京下程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鵝二隻酒六瓶麵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油燭十枝其初大庖欽賜後改禮部又改順天府

聖裔漢初封褒城侯至唐元宗始封孔子爲文宣王而令其子孫得襲王爵宋神宗議加至神元聖帝因

李邦直言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爲帝於是僅加元聖
二字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謚號後嗣不當以爲封
爵乃改封衍聖公至後因之然旣封公爵品居第二
泰昌元年山東撫臣以聖裔陳乞欲復王號具疏上
聞爲通政司及禮科所駁而止

衍聖公秩二品特賜麟袍玉帶誥命用玉軸大朝會
班一品上示不臣也孔氏世舉一人爲曲阜令公親
弟承子思爲翰林五經博士其從南渡系衢州者亦
世襲博士凡曲阜孔氏大小俱免徭役公許蔭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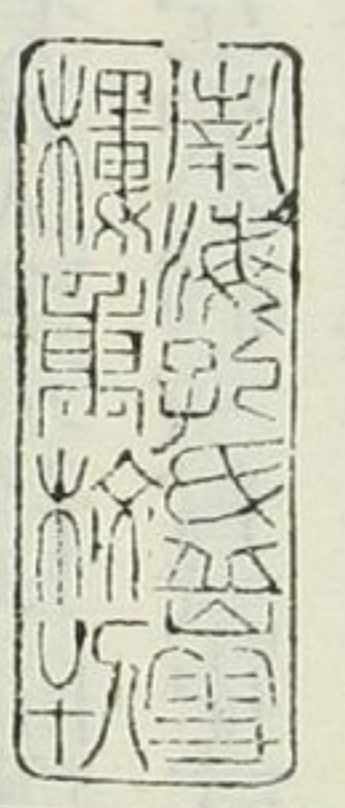
戶丁爲從人又宣德間孔諤者會試至京召見卽與
進士出身授春坊中允景泰中名公詢者會試中式
賜出身除禮科給事中始持服服除超拜少詹累朝
優禮之如此

神宗萬曆七年諭衍聖公萬壽八賀朝廷待以賓禮
不在職官文武之列不必朝恭此古待三恪所不及
崇禎辛巳七月行幸學禮取衍聖公孔胤植五經博
士孟聞玉等至京傳令賜宴舊無賜宴例亦屬特典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六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六

番禺林國賡初校
南海孔昭榮再校
南海孔昭銓三校



古香齋寶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七

北平孫承澤著

太醫院

太醫院在闕東禮部後初置醫學提舉司後改太醫監又
改太醫院設院使院判御醫吏目等官主診脈攻療調養
之事凡醫術十三科醫生世專科習其業曰大方脈曰小
方脈曰婦人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曰傷寒
曰咽喉曰金鏃曰按摩曰尸由後二科今無傳洪武六年
四月置御藥奉御一人直長二人藥童十人俱以內官內

古香齋春明夢餘錄

卷五十七

二

使充之設太醫院御醫四人以太醫院醫士充之凡收受四方貢獻名藥及儲蓄藥品奉御一人掌之凡貢御藥餌醫官就內局循製太醫院官診視御脈御醫察看較同約會奉御就內局合藥將藥貼連名封記具本開寫本方藥性治症之法於日月之下醫官奉御書名以進置簿歷中書省印其縫凡進藥奏本既具隨即附簿年月下書名奉御收掌以憑稽攷烹調御藥太醫官與奉御監視每二服合爲一服使煎熟分爲二器其一器太醫院先嘗次奉御其一器進御

古者史官樂官與夫醫卜之官皆世掌之業不兼官官不二事懼其不精也况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惟醫爲難精惟疾病爲不可不謹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者不兼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者不兼於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

所謂食醫者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今也飲食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貶之醎酸甘苦辛之助又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

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未
嘗不及於愜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於未然
之前也不獨食醫爲然膳夫之下如烹人則掌水火
凡美惡新舊之不同則必辨之如庖人內饗則掌禽
獸凡腥臊膻香之不可食則必辨之苟有一物之傷
生害氣者無所不致其察也又不獨烹人庖人內饗
爲然凡五齊七菹之用醢者則有醢人以掌之凡百
事之用鹽者則有鹽人以掌之醢酸鹽醎然後足以
成五味之甘而致四時之和氣補五臟之不足故雖

瓊瑣末節而必立之官以致膳羞酒醴之物凌人於
夏則鑑冰以進以禦暑惡之氣六宮六寢之脩宮人
於春冬則掌鑪炭之共以辟寒濕之氣井匱以流其
清泚而泄其汗穢沐浴以澡雪其精神而悅澤其膚
體苟有以助王之養而全其內外之和者無所不致
其備也又不獨醢人鹽人凌人宮人爲然內宰之職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九嬪則以時御敘於
王所女御則御敘於王之燕寢苟可以防微而杜漸
戕其真而蠱惑其心志者無所不致其嚴也王之所

以護養如此而何疾之可致耶大抵味以養精者也
藥石以治疾者也養精爲本養形次之治疾爲下
凌人之官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司燿
之官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夫出
火而藏冰皆所以助陽而抑陰內火而求冰皆所以
助陰而抑陽以是達陰陽之氣而均寒暑之節是以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癘疾不作民不夭札
天有五星故有五行以爲寒暑以爲陰陽風雨晦明
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淫則爲菟以生寒熱少腹感心

之疾人有四肢五臟化爲五氣一覺一寐吐納往來
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聲音以生喜怒哀樂愛惡
欲之情過則有傷夫天之寒暑陰陽風雨晦明既足
以復形而人之喜怒陰陽運於榮衛之間交通則和
有餘不足則病

周禮醫師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察天五運
並時六氣賦人五聲五色九竅九臟之動以採百病
之原決死生之分而度鍼石湯火之所施爲之經方
本草藥石寒溫之性量疾病淺深度氣感輕重假藥

味五苦六辛之滋調水火齊和之宜以通開解結致
五味五穀五藥之養而反之於平至齊之得猶磁石
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熱益熱以寒益寒精氣
內傷而見於外以愈爲劇以生爲死故諺曰有病不
治常得中醫

宋人王炎運氣說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
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
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
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

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則其言雖不盡出於黃帝岐伯
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且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
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
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間卽五行之化氣
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
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
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
之木生火故戊己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
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一五行之妙理也蓋木王於

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
附於戌而在乾已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
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為坤其時
為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
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
火制金生氣絕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
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據王
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溫而未熱相火
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

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
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
命曰歲立曰行四周而為一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
六期而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而為一周
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
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
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
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
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

可必也嘗試卽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爲太過其
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爲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
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畧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
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
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
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
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
和土運上見厥陰火運上見太陽謂之天刑運水運
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

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
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遷客
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爲初丑歲厥陰之木爲
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爲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
以前司天主之半歲以後在泉主之其大畧如此若
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
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
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
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

之位是已反此則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於是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為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為勝其救則為復抑而不伸則為鬱鬱而怒起則為發陵其所勝則為淫極而必反則為承假如太角之化為啟折而變為摧拉太徵之化為暄燠而變為炎烈正化之為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勝而

無陽燄是為火鬱熱甚而無淒清是為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為水雹土鬱而發則為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摧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

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期則有卒然而至者
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
不同者亦有之卽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
凶可知况素問之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
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
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
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是故木
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
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

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
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
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
問亦畧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爲五緯與運氣相應有
歲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道順而占其吉凶然必
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爲休祥
有德者居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爲災眚有過者致之
也雖然其說畧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
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

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技之書而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技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又本草正經序本草舊三卷藥三百六十有五種梁陶弘景附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有五種分七卷唐顯慶中蘇恭增百十有四種國朝開寶中盧多遜重定增百二十有三種元祐中掌禹錫補注附以新補八十有一種新定十有七種合一千七十有六種分二十有一卷新舊混并經之本文遂晦今據舊輯爲三卷序之曰衣有蔽膝樽有元酒樂有土鼓葦籥存古也存古者何不忘其初也世莫古於上古人莫聖於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等書醫

在後世據方投治則聖人濟天下之仁術也古書所
簡火於秦易以下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
西漢去古未遠班固藝文志序醫四種三十有六家
獨棄本草不錄淮南王安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
七十毒醫方始興樓緩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
言平帝元始五年舉天下通醫術本草者更爲駕軺
傳遺詣京師時重本草如此固不錄何也梁七錄始
載神農本草三卷或者謂初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
之本草頗疑其不然今考其書論藥性溫涼味甘苦

多異殆後人所附益非本文古之人能謹起居薄滋
味嗜慾故受病少醫又神聖則用藥三百六十有五
種有餘矣後之人不能攝生風濕寒暑侵其肌膚勞
苦無極弊其筋骨飲啖無度傷其腸胃嗜慾無已竭
其精髓故受病多醫又上非和緩巧非扁倉故用藥
一千七十有六種而猶若不足是以刪取本文三篇
以存古又以倣庸醫和緩已遠扁倉不生藥視古三
倍庸醫借此射利幸而中攘臂有矜色不中病者死
醫益自如與操刀殺人者相去幾何噫

洪武間呂復羣經古方論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
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
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
戰國之末而其大畧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
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紀
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
於人身其諸色脈病名鍼灸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
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大素亦皆本之於此而
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

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
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
不指爲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壺合漢志之數
而爲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爲其師張公所藏以
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淆玉石相
亂訓詁失之於廷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
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爲有功今於
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已
意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

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詩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爲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爲鍼經卽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元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畧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爲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竝觀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草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

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焚糜于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元珠世無傳者今之元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刊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摭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真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冊要言

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僞書也苟啟玄別誤果見於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床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吊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爲荒誕如此竟不攷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僞不攻自破按唐誌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

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爲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叅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常用者一百二十種僞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叅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爲神農所說黑字爲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撰名本草者凡

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
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
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
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
定俾歸於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
內經設爲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
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
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醜疵或相亂惟虞氏
粗爲可觀紀齊鄉註稍密乃附辨楊元操呂廣王宗

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李子莖
亦爲句解而無所啟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
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元亦未足以發人之
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
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
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爲之至晉
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爲撰次而宋成無己復爲之註
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實之流固亦
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

蓋一証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
爲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之言三
陰率參斷簡况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
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闡奧
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陰論其意蓋可見矣
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
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
脈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
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哀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

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鈴訣者不同歷歲既深
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
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誤四時經之類皆林氏
所增入陳孔顧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審訂刊
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善本刻於豫章
傳者始廣余嘗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診切樞
要二卷非敢剪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說各
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
所誤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

學者通其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裔甄權李上交輩皆自撰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八式歌以馴至乎脈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敕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哀成一家之書醜拙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具

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真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爲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元君扁鵲爲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心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

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爲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
謂扁鵲爲秦越人則傳中無太元君之號醫門倣託
率多類此元珠密語十卷乃啟元子所述其自序謂
得遇元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啟蒙故自號啟元子蓋
啟問於元珠也目曰元珠密語乃元珠子密而口授
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粗論述
者別誤元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元珠之
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遣元珠使罔象得之之語
則師事元珠子而號啟元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

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觀其方中用太平錢并山藥者
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
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脈要及察聲色形証等說
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爲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
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
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和間頒是經於兩學辟雍
生吳禔爲之解義若達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
道啟迪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
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收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

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著者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飢矣龐安常醫能啟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

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顧頤方著名於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案深於鞠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欲指圖爲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爲春利於松栢而不利於蒲柳

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絙一鼓而竿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兔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

宋人沈括良方序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脈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爲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脈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爲之應五聲爲之變五味爲之偏十二脈爲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

貴賤居養性術若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
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裨摩
其性理搏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
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
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
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強弱五臟異
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
一不以一人例此眾人此人事也言不能傳之於書
亦不能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

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脈猶懼其差也投藥遂去
而希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
煑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煑有不可以久煑
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此煑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
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者有違飲
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
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
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爲難如世之
處方者以一藥爲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

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
佐異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
哉如酒之於人有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嗜咳則顛
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灑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
爛者焉知他藥於人無似之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
食猪魚以生北人食猪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
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
過於醋矣以醋爲未足又益之以棖二酸相濟宜甚
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

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蠟與柿常食之而無害也二
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爲易見味爲易知嘔利爲
大變故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
可易知邪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
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論也此
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
藥或非良其奈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濕而爲蛾
雞踰嶺而黑鸚鵡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
蚊喙斥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子觀越

人菽茶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况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成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楛風雨燥濕動有稿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

子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濫言使人不復敢信子所謂良方者必目覩其驗始著於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覩其驗卽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子所以注著其狀於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云耳篇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假久伏待完也

元好問傷寒會要序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

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子同出
沐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
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賢雄鄉里諸父讀
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
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
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
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譽少
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
也大槩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

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
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
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証得藥
見藥識証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
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同津之惑其用
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
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
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
官病小便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

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眾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

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肺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揀之以去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揀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揀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曰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緣非五

色之正始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
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為病無
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
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
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
此必經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
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
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服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
已資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

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遲
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
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
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
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
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
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
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
病良愈裴擇之夫人久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

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益如此云許衡論病證書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

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脈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爲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益補金則慮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疰癘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孰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脈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

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順和其和爲治

之六或覺氣壅間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間服局方
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
恐今日以至色青色赤及脈弦脈洪則無及矣近世
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
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
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
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傷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
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稟眩之劑終莫
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

劉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
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一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
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
生他証以至於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
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
未敢以爲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劉因內經類編序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
無所不攷然自漢以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
錢乙爲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

爲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爲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爲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畧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子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均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症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而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足則以謂飲發於中跗腫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方施

之於南也子爲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子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以爲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疑當作朱墨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爲此也疑特令學者熟於此

而後會於彼焉爾苟爲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於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爲愈也羅亦以爲然子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曰劉某序王禕醫論子觀近時言醫者莫盛於吳中而吳中世業醫者莫盛於葛氏葛氏之醫其術善於推五運六氣之盛衰以審病証而定治法此仲正之術所以異於人人也蓋仲正之諸父曰恒齋者嘗自著書其說以謂醫當視時之盛衰而爲損益劉守真張子和輩

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丘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知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其爲說如此可謂能明天氣運之變而通於陰陽之化者矣

宋駙馬都尉褚澄脈論祛疑曰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係尤重故世子拜醫重之至也切脈之際沉微弦緊之少差投藥之間表裏汗下之少誤則不復

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亦在所未暇論夫所謂脈者世皆知王叔和之時訣矣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爲心後半指爲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輕取重按之間爲五臟六腑之別切脈之法其說有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况望其不謬於症耶又有大可疑者婦人之脈惟以尺脈之常盛與男子相反而脈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有說也夫男女形體絕異陰陽

殊途也故男生而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凡陽氣自下而上陰氣自上而下男主施與女主受男子之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女人之命在乳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上氣形皆異脈傳於氣形之間者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畧不少異耶况背看二字殆必有說旣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分也乃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釋然尊生經曰脈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尺寸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爲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

之尺極下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爲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尺上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

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男子右手尺脈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脈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脈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矣

脈自內經以下歷周秦漢鮮有得其旨趣者至晉王叔和以脈鳴時撰有脈經可謂詳切獨惜其以大小腸候之兩寸致後人高陽生假其名乘論集爲脈訣遂致脈經幾隱晦也至宋龐安常始得經意而有人

迎寸口之辨嗣後論脈未能或之先也安常云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脈人迎大於春夏寸口大於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內經所謂別於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脈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脈然不求喉引繩之義則昧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於尺則上魚際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脈一名關一名內格一名陰乘之脈曰外關者自關以

上外脈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於寸動於尺今自關以上溢於魚際而關以後脈伏行是為陰壯乘陽而陽竭陽竭則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口四倍於人迎為關陰之脈者也關以後脈當一寸而沉過者謂尺中倍於寸口至二倍則八寸而為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脈一名曰內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乘陽之脈內關者關以下內脈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內入也陽生於尺動於寸今自關以下覆八尺澤而關以前脈伏行則為陽元乘陰而陰竭陰

渴亦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於寸口爲
格陽之脈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爲關
格關格之脈羸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關格
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瀉以生之尺部一
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太陽補足少陰三
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一瀉而一補之四盛則三
陽極導之以鍼當盡取少陽陽明太陰之穴脈靜者
取三陽於足脈數者取於手瀉陽二當補於陰一至
寸而反之脈有九候者萬浮中沉於寸關尺也且越

人不敢取十二經之穴直以二經配合於手太陰行
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部中有浮中
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溫水熱火溫
病起於濕濕則土病土病而諸臟受其害其本生於
金木水火四臟之變也陽浮陰濡爲陰風濕陽數陰
實爲溫毒陽濡陰急爲濕溫陰陽俱盛爲溫瘧其治
之也風濕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濕溫專取少陽火
傷寒取手太陰經手少陰火濕溫取足少陰水鄉人
皆爲我能與傷寒語我察傷寒與四溫變辨其疑似

而不可亂也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候於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逃焉

脈要曰醫之家訣脈三部九候莫知其所由從世謂宗叔和秦越人叔和秦越人自以爲發明內經而內經謂尺內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中左外以候心內以

候臆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頸足中事也以是詳諦之三部之相屬錯而背何歟又輕按得腑脈重按得臟脈且深疑焉以按之上下分陰陽於腑臟則九候之浮中沉乃不能施於九候九候廢而診道荒何以製方劑哉然則古今名家能奏功紀籍皆倖而偶中者夫脈者血之府响之爲氣濡之爲血氣運脈之外而血榮脈之中故十二經十五絡又八奇經惟貯而官者爲臟腑以見於脈若合系而獨特之則無所名於具

矣故心包絡三焦不得為無位兩腎不得為目離而叔和異之并其可諦者

唐許胤宗醫有神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愈難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

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

劉玉容脈說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靈而為人然察其虛實寒溫燥濕死生存乎脈爾自素難抉其微王叔和萃為脈經世所傳脈訣蓋六朝高陽生所纂其為言曰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又曰婦人反此背觀之尺脈第三同斷病褚澄為之論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右手之尺為受命之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越

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
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其言如此可謂察於理而
得其要矣然又謂女子陰逆自上生下左手之寸爲
受命之本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
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
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
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其言又如此則
可謂惑於人而不察其理也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五十七

番禺林國慶初校
南海孔昭燊再校
南海孔昭燊三校



禮記卷五十七

卷五十七

三十七

